



倉廩一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曰藏米曰廩 詩經曰胡取乎

三百困今困倉也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與

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灾故與民修溝

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

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

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越絕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

西門倉周一里八十步 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強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

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強金玉盡歸任氏 漢書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

庫吏之後也 鄒陽上吳王書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

倉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後漢書曰虞翻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益州記曰今成

都縣東有頽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

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廻通運至建春門以輪常滿倉 唐書曰樂相幽徐齊并秦蒲州皆置常平

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拾遺記曰曹會遇世亂家家焚廬會蓄書

萬卷處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 元史百官志曰河西務十四倉曰永備南倉

永備北倉廣盈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崇墉倉大盈倉大稔倉足用倉豐儲倉豐積倉恒足倉既備倉

又曰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南倉萬斯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濟倉惟憶倉既盈倉大有倉屢豐倉積貯倉豐

積倉廣濟倉廣衍倉大積倉既積倉盈衍倉相因倉順濟倉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 又曰通州十三

倉曰有年曰富有曰廣儲曰盈止曰及秭曰廼積曰樂歲曰慶豐曰延豐曰足食曰富儲曰富衍曰及衍
成祖實錄曰永樂七年七月修通州衛十三年三月設北京通州左右衛神武中衛定邊武清五衛倉十六年八
月置通州衛通濟倉 宣宗實錄曰宣德元年設順天府瀾上南北兩倉專管馬房草料 英宗實錄曰正統
九年朝陽門外倉成名大軍倉隸後軍都督以貯操備馬料

倉廩二

原鉅橋

細柳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大資於萬姓鉅橋紂倉三輔故事曰漢文倉者務五穀也又文子曰積於不盡之倉管氏之輕不盈無滯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儲蓄存救諸倉李悝之平糶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人皆蒙其利

救之要術 實 災 管子倉庫實而知禮節易災之穀梁桓十四年八月壬掌九穀求千倉周禮廩人掌九倉者務五穀也又文子曰積於不盡之倉管氏之輕不盈無滯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儲蓄存救諸倉李悝之平糶弘羊之均輸壽昌之常平人皆蒙其利

備凶年 禮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之杪隋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皆出粟麥孟冬修季春發月令孟聚司實嘗修國倉謹蓋藏務積聚月令季春發倉廩賑貧窮

漢故倉 白帝倉 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文字帝至城西漢故倉孫述有白帝倉矯制釋罪開倉上嘉也 漢故倉 白帝倉 北史後周蘇綽為郎中文字帝至城西漢故倉孫述有白帝倉矯制釋罪開倉上嘉

活三千人 後漢韓詒字仲黃為縣令賊不可入界餘縣多被寇賊耕入縣界求索衣糧甚衆詒悉其飢困開戶活三千人 後漢韓詒字仲黃為縣令賊不可入界餘縣多被寇賊耕入縣界求索衣糧甚衆詒悉其飢困開

歲饑開倉活三千餘人 太倉紅腐 海陵流行 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如坻如京 我倉我庾 詩曰歲饑開倉活三千餘人 太倉紅腐 海陵流行 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如坻如京 我倉我庾 詩曰

時減其價而糴以利民 增糴減糶 秋斂春頒 計食貨志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民 增糴減糶 秋斂春頒 計食貨志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民

名曰常平倉百姓賴之 常平倉 漢王運 地志曰穀倉在河南廣山鄭國所置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齊母記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齊母記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齊母記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齊母記 泥倉放火 養親分難 齊母記

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頭以白晏子遠避而退因自殺也
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返之晏子不得已而返之聞北郭子之喪夫已太息而歎曰嬰也
士以身明之哀哉而

李斯觀鼠食說范曰北郭驛驢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遣之
藏困庾待凶荒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田晏子分倉粟

如鼠矣在所自取耳乃白帝出穀史記曰李斯年少時入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乃白帝出穀史記曰李斯年少時入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逮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諛言埋梁滿腹

不可信道說范曰北郭驛驢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遣之

皇甫溫云何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羊腸魚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

陵上雙石龜所食即龜毀龜於是無飯期滿腹而巳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羊腸魚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

算友人陳廣漢有二國忘其石數後莫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羊腸魚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

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蘆藻故以為名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吳苑倉城衡山石廩吳書曰

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濱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官惟

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郡國志曰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有關鑰之形

倉廩三

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教倉之粟漢據教困鹿國語詹積均節美耗出如珠玉取如糞土史記

智合於權利如其義豐凶不常斂散有典豐儉適宜公私交利既有無之相均亦豐儉而交

利吳中有均輸之號吳倉春中君洛陽有常滿之名見洛陽記苟棲畝之餘糧豐年不斂則在野之餓殍

凶歲疇依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誥守在司職宜謹豆區之量

廚一

增說文曰廚庖屋也又曰食廚也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毛詩曰大庖不盈禮記曰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又曰獵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後漢書曰禰衡許都人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使

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七賢傳曰阮藉以步兵為廚中有酒求為步兵校尉古詩曰左顧顧中廚

廚二

原不盈或飾詩大庖不盈漢詔史或飾廚傳遠充君子遠庖廚田繼一為乾刀七廚車膳夫

居處部倉廩廚

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不報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
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有火患俄而家
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灼爛者在上而各以次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主人乃悟而請之茂陵
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變鄉使福說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慘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
惟陌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右上乃賜福帛千疋後以為郎 後漢書曰虞詡為懷令西羌寇
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
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日且百里何也詡曰敵眾我少徐行則為所及
速過則彼所不測虜見我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
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印橫暴三輔其所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襜褕
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滎池令
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唐語林曰王彥伯醫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
者飲此風者飲此飲者皆瘥 茅善仙傳曰在名山深窵無人跡之處臨水上作神竈屋長四丈廣二尺起基
四尺又嘗先掘基下令上必無故陷井冢瘞之處所也開南戶西戶東戶三也立竈於屋中央口向西竈四邊
今去釜九寸也以磚及細土構立之亦勿令穿析神竈之法畢矣 光祿寺志曰文華殿孟夏祀竈孟冬祀井

竈二

原禮祀 騷除 禮有五祀竈居一焉 史記李斯 生竈 黔突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而水灌之城不浸者
曰竈上騷除萬世一時也 騷音掃

徙薪 分煙 禮上詳竈一 魯連子 夷竈 傳塞井夷竈 王孫賈曰 孫臏滅 虞詡增 踞竈 軼

坐竈北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聽之竈曰竈也 與其端於與寧端於竈 臘日祭 孟夏祀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

嘗以臘日祭也 後漢向栩性不恒又似狂坐於竈北飯屋上 臘日祭 孟夏祀 殺黃羊因祀之三世至識繁昌迷

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一百日 祭夏從熱 燔柴非禮 陽氣盛熱外祀之於竈

從熟類也禮文仲燭柴於電電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於餅非李女占風燧人造火李南少明風角

所禁也文仲焉知禮注時多失禮燭柴於電祀大神失祀電之義李女占風燧人造火李南少明風角

吹電突及井泣謝白姑此主致神親祠署官遂祭以爲器飲食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者皆可見之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親祠電馬場者避電庶人祭電祀或立戶或立電黃羊祀白雞

祭上詳前已丑祀電吉四月丁巳祀電福百倍雞入突豕出壞漢書曰卞伯玉作東陽郡電正熾大

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困壞都電街其禍六七

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謀逆電者生養之本豕而敗電陳輔於庭補電將不用官室將廢辱

也俾冬作夏甘辱取蟾身踐規矩甘辱取蟾燕雀處蝦蟇出呂氏春秋決火上棟宇不知禍之將

及也酉陽雜俎電無貧薪不燭小舟嘗齋韓愈曰貧薪不燭電語林曰陸龜蒙嘗歸天白罪呼

名除凶萬畢術曰電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僧道行書電神禪無青煙無塵埃李白詩廚電無青煙

主食安柴夢書曰電主食夢者得食朱子雞毛致禍大骨出狂僧道行書雞毛入電出狂子

電三

增詩宋范致能祭電詩曰古傳臘月二十四電君上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少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

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醉酒燒錢電君喜婢子爭鬪君莫聞猶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

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增銘後漢李尤電銘曰燧人造火電能以分五行接備陰陽相乘 晉摯虞電屋銘曰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

親以敬美過三牲

增箴魏王朗電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電之謂也俾冬作夏非電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言

廁一
增釋名曰廁言人雜廁其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曰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清潔也 說文曰廁清也 又
曰溷廁也又圍也 廣雅曰清溷并廁 史記曰萬石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
洗沐歸謁親入於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胸衣身自洗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又曰大將
軍衛青侍中上據廁而視之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廁三年 紀聞曰

牆壁一

原釋名曰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也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 又曰辟辟也言辟禦風寒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牆垣牆也 **詩經**曰築室百堵 又曰兄弟闕於牆外禦其侮

尚書曰峻宇雕牆

原尚書大傳曰天子貴庸諸侯疏杼

鄭康成注曰貴大也言大牆正直也疏杼也杼亦牆也言裒殺其上下不得正直

論

語曰夫子之牆數仞

原左傳曰有牆以蔽惡

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琉璃為牆

漢官典職曰漢省中

皆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垣牆有黜聖無丹青之色

神異經曰西北裔外大夏山有

宮以黃金為牆南方裔外罔明山有宮以赤石為牆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牆東南裔外闔清山有

宮以青石為牆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牆

晉西都賦曰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數澤陂池連乎

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

牆壁二

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

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坑儒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至魯共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

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

原漢書曰司馬相如家成都家徒四壁 又曰趙

婕妤居昭陽舍殿壁帶往往為黃金缸

洞冥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為壁以

八分篆寫義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登壁文蓋帝王之本績也 西京雜記曰哀帝為董賢起大第

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鸞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原後漢記曰瑯琊王京

都莒好宮室理殿館壁帶飾以金銀

晉又曰蓬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

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僮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

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污柱毀名云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咄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咄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咄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咄也 埤史九國

志曰吳崔太初多疑好察每通街交會之所牆必置耳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耳 魏畧曰趙岐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飲食喜不能則咄咄也 埤史九國

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齊書曰劉璉字子璈方軌正直兄猷夜隔壁呼璉出不答方下牀著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璉問其故璉曰向東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帥府畫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隋書曰元諧隨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曰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大牆危矣公其勉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晏極歡 經世學要曰薊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為內邊者也邊長二千三百餘里

牆壁三

原千仞 九丈 城隍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與北征記曰鄴城隍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與北征記曰鄴

之坎牆 丹青 紫素 敘事 堯像 禹文 狀與廢之戒 衡山 記曰甘泉東有石壁禹所刻文在此 被

高蔽目 飾銀 漢書賈誼召客者意以之被牆壁 也今富人大 引光 挂詔 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而無燭乃穿鄰舍

今典州 郡者自達詔書綴意出入故里 畫烈士 刻忠臣 祠四壁皆有青石誌起忠臣孝子貞婦形像像邊

語曰州 郡語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 大為之防 猶有諭者 有矣 塗椒 蔭藜也 取其溫香 耳屬

記碑文 蔽惡 防踰 叔孫曰人之有牆蔽惡也 猶有諭者 有矣 塗椒 蔭藜也 取其溫香 耳屬

面立 詩耳屬於垣 論 無踰 勿仞 詩無踰我牆 射隼 竊牛 曰踰垣牆竊牛馬則有常刑 書 數仞

一簣 數仞之牆 避燥濕 塗墍茨 勤垣牆推其塗墍茨堅泥也 循而走 負而立 而走亦莫敢子侮 陶頭家

家語子貢負牆而立 注 平版軒 計徒庸 稱畚築程土物畧 被朱紫 過濁醪 貧客至鄰人密于壺丘子

却就後席致疎敬也 注 縮版以載 厚斂以雕 下相承 左傳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 連牆不謁 短垣自踰 列友伯昏瞿人

乃居南郭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自 縮版以載 厚斂以雕 下相承 左傳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 連牆不謁 短垣自踰 列友伯昏瞿人

下弑齊莊 宋玉東牆女登牆而窺者三年矣 高卑相稱 啟塞從時 足相稱 郭巨食則見堯之塞皆隨

其壞則治不 齊莊公私崔杼於牆下誰試 月令季夏蟋蟀居墀 見堯 倚孔 東漢李固傳曰食則見堯之塞皆隨

限土功之時 齊莊公私崔杼於牆下誰試 月令季夏蟋蟀居墀 見堯 倚孔 東漢李固傳曰食則見堯之塞皆隨

人有倚孔子之牆誦莊韓之言則引諸 巢牛隱 重耳踰 寺左傳曰巢牛隱於短垣而走帛絳而富民牆屋多

門乎曰在夷狄則進之在門牆則揮之 巢牛隱 重耳踰 寺左傳曰巢牛隱於短垣而走帛絳而富民牆屋多

踰東家 穿鄰舍 其處子 下詳引光注 被文繡 置刀筆 被文繡 東漢王充作論衡戶牆壁各置刀

踰東家 穿鄰舍 其處子 下詳引光注 被文繡 置刀筆 被文繡 東漢王充作論衡戶牆壁各置刀

踰東家 穿鄰舍 其處子 下詳引光注 被文繡 置刀筆 被文繡 東漢王充作論衡戶牆壁各置刀

晁錯穿垣達摩面壁
史記曰孝景即位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門出不便穿一門出太廟墮垣丞相申屠嘉聞之奏請誅錯上愛之曰錯所穿非負廟垣乃外墮垣且又我使之錯

謝而出嘉怒曰吾悔不先斬錯初祖達摩與梁武帝議論不合潛回江北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漢劍穿韓客踰

晉書武庫火漢高斬蛇劍焚焉時張華見劍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宋韓

魏公門客踰牆夜奴因詠竹詩莫遣狂枝亂
出牆客亦爲詩莫爲狂枝贈斧斤公賜以女奴
破壁燎火 負牆屏營
自屋投樓焉男子乃破壁燎火以達雨
壞屋投樓焉男子乃破壁燎火以達雨

旦唐于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宦者梁守謙用事有梁正言與嶼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嶼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給已責所餽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溺中家僮上變詔捕嶼史沈璧及他奴送御史獄嶼與諸

子素服待罪建福門吏
不納屏營負牆而立

雲低度雨斜侵

杜甫詩山雲低度聽柳宗元詩驚風亂颭芙蓉水細雨斜侵薜荔牆

畫鵝 畫龍 畫仙鶴 畫古松

畫仙鶴
常畫古松
於齋壁符
載讚衛象
詩稱一時
三絕覽悉
加聖焉人
問故曰無
事疥吾壁
青石結角
鐵簪畫壁

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
唐書曰漢陽上屋宇甚好四壁皆以青石結角婢妾
江祿積錢佐卿挂箭梁書武

尊君處有資產科錄對於壁壁爲之倒遷鋪拔皆鳴人戲之曰此所謂鍾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徐仲卿有仙術嘗化鶴飛游沙苑遇唐玄宗出獵射之鶴帶箭投西南去歸觀謂弟子曰吾今日游山中爲

中見壁上箭曰此吾沙苑中射鶴箭也詰之乃知佐卿化鶴故也

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畧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鑒處分
清異錄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

牆壁四

原雕書宇 厚牆垣 築登計用力也 朽莫土之 坏月令孟秋 葺傳曰緝垣葺 版築 騫崩陷

修垣氏左 毀垣 土物既陳 高阜是揣 乘彼塹垣 徹我牆屋

牆壁五

原詩唐宋之問詠省壁畫鶴詩曰粉牆畫仙鶴昂藏真氣多鸞飛竟不去當是戀恩波

原彈文
梁沈約奏彈御史孔靈題省壁悖慢事曰謹案奉朝請臺侍御史臣孔靈淺劣無聞謬列華省假攝去

來仕子常務況東臯賤品非藉豐資旬日暫勞豈云卑辱而肆此醜言題勒禁省比物連類非所宜稱黜之

伍實允朝憲臣等參請以見事免橐所居官輒下禁止

灌鰓
寸尺詩
折柳樊圃
開
字秀
寸圭
莊子曰
願游其藩
晉書
吏衮與弟子
寸圭
寸圭
寸圭

樹籬籬籬而校條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
 落軍籬籬楚阻

六帖楊收吳人號神童

無底寶

居處部 藩籬 竇園圃

園圃一

原說文曰樹果爲園種菜爲圃

周禮曰載師任土之法以場圃任園池

又曰場人掌場圃而樹之果疏

原易曰貴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

又曰園有桃其實之殷

又曰無踰我國 又曰遊于北園 又曰

折柳樊圃

樊藩也

又曰九月築場圃

春夏爲圃 秋冬爲場

論語曰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左傳曰晉侯取

萬氏之圃以爲園

又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大金國志曰西至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

瀛柳莊杏邨盡在於是

莊子曰仲尼曰稀韋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原列子曰三畝之圃

不能耘

淮南子曰崑崙有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縣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蔬圃蔬圃之地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水清出泉溫和不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先王之所謂縣圃 **又**水經曰元紇灣中有地

數頃土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

矣林中有栗堂射墩甚開敞牧宰及英彥多所游泊

又山海經曰槐江之間惟帝之元圃

即縣圃也

晉宮闕名

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鶴園蒲萄園華林園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

大梨如五升餅名含消

又曰漢中有果園

又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枝園樊僮施主之樊僮施夷中最賢者

古所稱樊僮之富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盤屋縣穆天子西征至元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原韓陽文天文要

集曰匏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儲蓄

又李文叔洛陽名園記曰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樂天嘗

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即此

名園記曰環溪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

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

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嵒堦璀璨延亘十餘里左太沖十餘年極力

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西京雜記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首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懷風風在樹間

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首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理枝 析津日記曰遼於南京置栗園司蕭韓家

收右通造典南京栗園是也 長安客語曰大通橋東有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松偃仰高冢相錯傳

是金章宗故址

輟耕錄曰萬壽山爲雲圃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於此

原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鑿隧抱甕汲井取水而灌園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挈水若拙名曰桔槔丈人曰吾知之恥而不為 **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 **增**又曰曹參代蕭何相國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 **原**又曰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於舍園 **增**類書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

平公主置亭其間每上已重陽士女遊戲拔擗登高車馬填塞詞人賦詩傳於京師故少陵有樂遊園歌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鐵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牝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瀾其中致江鷗海鵠孕雛產鰕延蔓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廣漢

後有罪沒入為官園 **原**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於貧人 **增**後漢書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主畏逼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遊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

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原**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 **一作**園圃 **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

奇之與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 **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元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

倍 **又**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露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常除門庭有眾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

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燕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儻爾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坐輿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

行遇見恐盜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而歸 **晉書**曰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雁首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襲封 又曰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曰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王隱 **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廂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元武園 長安志曰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經起逍遙宮殿庭左右有樓閣高百尺相去四十丈以麻繩大一圍兩頭各結樓上會日令二人各從繩行過以為佛神相遇 齊書曰永明九年幸芳林園禳宴勅王融為曲水詩序 梁書曰何點信佛居東籬園孔德璋為築室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園有下忠貞塚點植花塚側每舉酒必酌之園在應天府東籬門外 唐書曰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實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問令中使封暢杏樹暢懼因進宅為奉誠園 賈氏談錄曰贊皇平泉莊周廻十里建堂榭百餘所今基址猶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其間故德裕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蕪絕惟雁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藻等蓋僅存之怪石名品甚眾為洛陽有力者取去惟禮星及師子二石今為陶學士徙置梨園別墅 宋史曰開寶五年幸玉津園觀刈麥 類書曰真州東有東園宋皇祐中施昌言為發運使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此園歐陽修記蔡君謨書嘗謂人曰吾用類筆作楮體故其字道媚異常後人因名園為三絕 又曰洛陽名園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無所因襲景物最勝遊此園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四景堂則一園勝槩可顧覽而得鄭公還政歸第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閭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司馬溫公記曰迂叟家洛五年為園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斫竹濯熱盥水臨高縱目不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名之曰獨樂園 元城語錄曰溫公營獨樂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園丁得茶湯錢十千園丁日與主人分之一日來納公公曰此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 類書曰宋文潞公園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舟遊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在水中湘廬藥園二堂間列水石潞公年九十官太師尚時杖屨遊之 又曰宋楊誠齋東園新開九逕將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逕命曰三

園圃三

仙蕙上詳敘事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第三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萬頃羣仙種耨焉

苜蓿上詳晉宮闈名郭仲產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

濯龍

北角下詳晉宮闕名

飛蓋
休息

登路寢而聽政總羣司之紀綱
西園閑坐玉堂曹子建詩曰

夜遊

樹桃 毓果 上詳敘事
職二曰園圃

請善假

王翦爲秦將伐楚請善田園宅
侯記曰孝和元年詔有司京師離

甚衆
園池

持鋤得印漢書孫寶為

後漢文為東記

沛國戴翼鋤園得黃金印
法

與不窺

上譚後漢書
陳留舊傳
范丹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始居山

故謂之園公下詳向秀別傳

漢

莊周作吏上詳莊子
嘗爲蒙邑漆園吏莊周

京兆鉏

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投閒鉏治

材

任圖以利樹事貢草木謂果
注云以少故二十而稅

又曰園廨
市中空地

馬 鬻疏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
中馬遠踐葵使子終

繫馬不飽

增漆園
花園
水史記有注

桐園瓜

鄭圃 梁園

識者園

宮室苑囿之樂乃禁兔園之景致

水園 芝圃

安之粟天下稱之爲御粟因有
記崑崙第九層有芝圃悉種靈

萬

頤 函

部園圃

[illegible]

1

